# 四庫全書

子部

#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 人事部五十三

### 孝上

爾雅曰善父母為孝

毛詩邶栢舟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南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木曰岵瞻望父兮

又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長大貌也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喻己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不於暗冥之中從事謂卒有非常失禮也

又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

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

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之禮終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目常思父母之顔色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也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曰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不成聲夫樂之和猶未入心雖喪已除而哀未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左傳曰鄭莊公即位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闕穿也隧埏也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

無怨惡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顛鶴消形求醫

翼全宋均注曰翼羽翼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也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

又為政曰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言和顏悅色為難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之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茵褥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曰曾參者武城人字子與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

孝經齊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也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為梨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吉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强為飧飲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賔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䭀音餅每自

買進之

又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噉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曰我饒為之遂以伯饒字焉

又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大司農陳㣲舉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常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貧須養居貧朝

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赧奔走

又曰黄香字文彊父兄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又曰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伏不

離左右至為吮癰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為其不復設樂

又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漢范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啟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吳志曰顧悌以孝悌廉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諾畢復再拜父終水漿不入於口五日孫權為作布衣一襲强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設象神坐於下對之哭泣服不闋卒

臧榮緒晉書長孫畧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動經澀水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車畧常步從遠者百里每渡浦則親入水扶持籃車

又曰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大猷晉文少子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

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躬自進飲食攸不得已為之彊飯

又曰王延九歲喪父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之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末河内太守為賊所廹逐不知所終胤父信追索歷年無所見比居與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勸令聘婦既生胤遂絶房室常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

年而卒脩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慼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

又曰郄詵對策上第拜朝議郎母憂去職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買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過三年得馬八疋輿棺至家負土成墳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謂康伯曰汝

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宣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自少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潰班為吮膿殊無難色班即雄之兄子也

宋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澨

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少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若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没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縗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耶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

即日遣妻布衣疏食如喪禮歲時北向流涕耶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耶利模並力屈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叱馭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耶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天氣寒酷而手足

不涑時人以為孝感

又曰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十七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爰不能養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又曰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湼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

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蘇

又曰謝𠱃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𠱃晨昏溫清嘗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𠱃至性皆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年餘

又曰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

為何長禽並為高士沈顗所稱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無不脩謁

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皇皇體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

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呌殞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穀百斛

又曰彭城劉俊司空勔音免之長子年十三身長七尺三寸以孝悌稱勔見害於朱雀街俊兄弟生平不行此路喪骨立杖而後起俊為黄門郎稍遷右衛尉明帝山陵不獲已從朱雀街過感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没虜文殊思慕

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拔為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胡琯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膏藥漬指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

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

又曰宗顒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顒忽思戀涕泣因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顒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過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齧被至碎恐母哀已吏部庾杲之嘗往候之設食枯魚菜葅庾云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羮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又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書左侍

郎遷尚書右丞遂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江夏王録事

梁書曰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懐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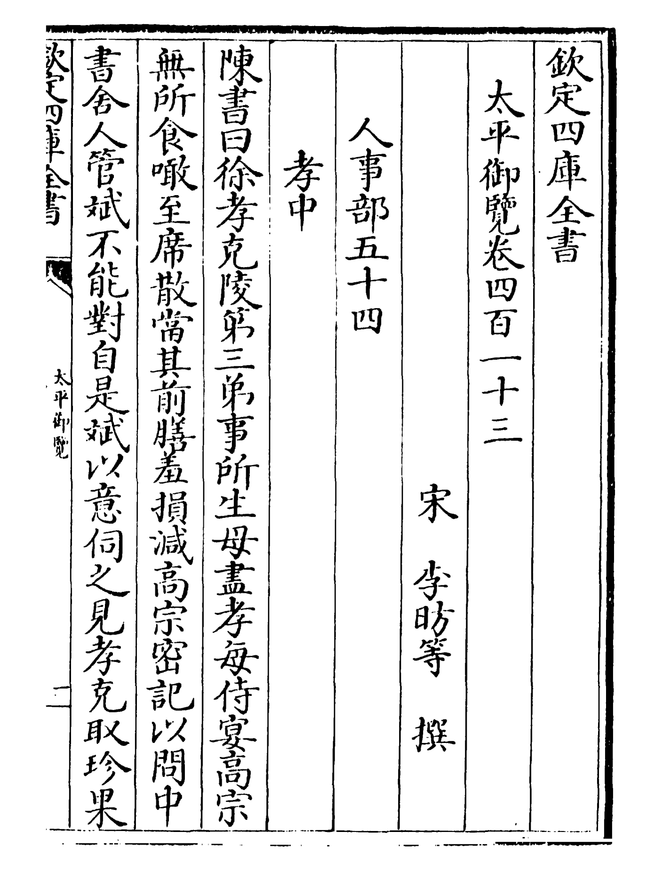
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儀之痤所不避雨雪倚墳哀痛每夜常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啜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梁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敦茲風教崇儀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除永寧令自以禄不

及養怛恨愈深哀思不自堪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城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匠號痛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鬰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舟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能葬居父憂并兄服歴四

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過古人故擢汝為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一身匠乃拜竟以毀卒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四

孝中

陳書曰徐孝克陵第三弟事所生母盡孝每侍宴高宗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

内伸帶中斌莫能識其意後更尋訪之知還以奉母斌以啟高宗高宗歎嗟久之乃勑所司自今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母後屬兵荒母患病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有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輙三日不食

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漁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

失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冐難相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問後傳在昌黎而時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客之為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忼慨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恩遇倍加存居停朞月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甘死秦韓今明公無求於徵用而見接以國士應

終身奉給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不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辭今存披肝膽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之聽去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禮拜未嘗不嬰慕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逾耳順而孝思彌篤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味二十年間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

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又曰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眞為縣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乞慮身代父老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和隴西狄道人也少聰頴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

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又曰張燮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中為給事黄門侍郎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燮居喪過禮送葬自彭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顔貌毁瘠當世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禮上谷人也世宗時為荆州刺史治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泣絶膳二日哭不輟聲

又曰蕭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髪免喪抽去不復更生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對曰此榻曾經先王所坐順即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楊引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三歲終引年

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

後周書曰樂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中琅琊王澄美之為次其行事為孝義傳

又曰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若

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于墓側晝夜哭負土成墳蓬髪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焦塋域極大樵蘇至家十餘里而可猶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與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猶思其純
孝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北齊書曰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
遂善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
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究經方洞曉鍼藥母病乃除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
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

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又曰歐陽通爲中書舍人調露中起復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靴直宿則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必哀號無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又曰聊城人王少元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元遺腹生年十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焉少元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體以葬

盡禮病創歷年方瘉音庾貞觀中本州聞薦拜除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病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千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

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
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廵按使奏讓孝悌殊異擢
拜太子右内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
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歴中中宗居春宫詔拜太
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
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志寛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毁骨立為州里所稱
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急

縣令問其故志寛對曰母甞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疼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又曰裴敬彛絳州聞喜人也曽祖子通隋開皇中大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墓樹子通兄弟八人皆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為義門裴氏敬彛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

謹宗族咸重之號為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為河北巡察使敬彛父智周時為內黃令為部人所訟敬彛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命作詞賦智周事竟釋特表薦敬彛補陳王府典籖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彛時在長安忽涕泣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輙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

彛每自背負母病高祖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轝服
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
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
輒急調侍數日而鬒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
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齎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
即時慟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廵察使衛
州司馬路敬潛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

報服闋累遷黄門侍郎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尸子曰孝子一夕反起視其親衣之厚薄處之高早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烈君嚴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說苑曰曾子芸瓜而誤斷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有頃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大人用力

杖參得毋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晳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瞍有子名舜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乎

說苑曰韓伯逾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也對曰逾向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痛是以泣也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愼與色不悅與有一于此破其孝名古之人有言曰人與事不女欺言人與事相通不欺也今盡養親之道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謂子路曰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也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脩身而身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

憂色門人問之答曰吾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吾忘孝道是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佶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歳問父所在母辛送光至父冢光再拜伏哭欲留冢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歳欲見父像乃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嘗着斑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為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

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而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

蕭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勲字君遊河内汲人少失父與母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野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饑若倉野求自賣與潁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

除上黨太守後尋覔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舊居母卒悲號而死

又曰王敬廬陵石陽人父喪未殯假瘞宅後野火爆燎驚力不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嬀皓字完起吳郡餘杭人父昆南都太守被刼入重罪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俱詣公卿及行路時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也恭父大司湛孝謹敦睦世號伏不鬬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萬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先之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衣綿與同縣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卧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凱曰綿定竒温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

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嘗釋衣

又曰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黄郎沖之子喪父虞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又曰何子平廬江灊人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不辨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贈鮮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饑荒八年不得營葬晝

夜號呌居室不敝雨日兄子伯與為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列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為雷池監奉魚於母母還其所寄遂絶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昔為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王祥事繼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結子好常使守之時大風雨祥猶至抱樹而泣母常夜持刀往祥

所暗斫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恠意不已因跪前請死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搜神記曰吳猛蜀郡人小兒時在父母傍卧時夏月多蚊而終不摇扇懼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四至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　鰲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五

孝下

汝南先賢傳曰薛包字孟嘗西平人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之出宅包日夜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喪喪過于哀既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汝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

又曰李篤字君淵汝南上蔡人家貧夜賃寫書為母買肉一斤粱米一斗妻子茹菜有室無蓄

又曰周盤字堅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遺腹子也居貧約

而養母儉薄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

又曰李鴻字太孫上蔡人閨門孝友弟仲為從父年報讎繫獄鴻便剖髮詣縣通記乞代弟即自殺仲得減死子先亦以孝稱父喪甞於牀間得父亂髮捘而狂走號呌躃踴先後坐事當刑詔以鴻先義孝一切減死

又曰殷燀(寺闕)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母育之不勞少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輙進與其母未甞先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異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師覺授孝子傳曰趙狗幼有至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輙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悴不異

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鄉里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海內先賢傳曰陳紀字元方寔之子也至德絶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内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物看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酣來駡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劒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

孝子傳曰蔡邕性純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變

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又曰鮑得小子曰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

又蕭廣濟孝子傳曰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到吳郡海塩傭為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養督郵馮敷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

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絶至性感咽而至於殯俄頃父亦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閭以表其墓

唐新語曰劉審禮儀鳳中為工部尚書時吐蕃入冦命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諸子詣闕自拘請入蕃以購其父詔許乞次子岐州司兵易從往蕃中省父比至而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跣足萬里

護櫬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兵部尚書謚曰僖
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為祖母所養祖母
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及事繼母亦以孝聞與再從
兄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
為彭州長史為周興所陷將刑百姓荷其仁恩競解衣
投于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餘萬易從一門
仁孝而横遇究酷海内痛之子升年十餘歲配流嶺表
後六道使誅流人升以言行忠信為首領所保持僅而

獲免

又曰長孫從直趙公無忌之玄孫年二十餘父元適為延州膚政令從直隨之官膚施近邉多蕃部落往往刼掠城邑前後不能制元適適至果遇蕃騎數十刼掠縣下適至從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賊皆歇鞍觧甲元適攻之而所將人吏無甲胄反為所敗從者皆走還元適猶與戰遂為所執縛之於樹將加屠戮從直聞之遂跣至父所不懼鋒刃以身蔽父群集矢射之身如蝟

毛又中數十刃體無完處從直死之而州兵大至王父乃免

國史補曰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戚會兄為澤潞判官常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問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

跡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餘指其邱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朝野僉載曰蘇頲為中書舍人父右僕射瓌卒頲哀毀過禮有勑起復頲表固辭不起上使黄門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終坐無言乃奏曰臣見瘠病羸瘦殆不勝哀臣不忍言恐其損絶上惻然不之逼也故時人語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語録曰韋温文宗朝欲以為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温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温聲色俱厲戸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温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隋年在齠齔喪其父至十許歳其母問曰識爾父否隋嗚咽而言不識也母曰只是一面隋復殞絶以

至成人終身不覽鏡加以至行純古士大夫推之朱崖
慕其德以愛女適隋之子李太尉家有路郎隋之子也
官至常州守生資唯有琴十張
史係曰盧昭美字子明范陽人五歲念孝經論語與童
輩為師或乏禮至於父母字坐則起而言母劉因往兄
之家飲酒歸夜速吐昭憂形于色取其吐嘗之或詰其
故昭美對曰母自外食寧不知其毒邪行超撫而歎曰
盧氏之家有曾子矣時同里大稱河東裴安特異之比

昭美於蔡順過之母卒父蚤亡家貧無以葬殯訖乃傭為無極酒家保得月資與女弟令備奠祭酒家怪其衣服藍縷得直不以時價（古鬻字）責之昭美具以情對言發涕泗從橫酒嫗為之咄嗟輟食謂其四子曰我為乃家婦生不貧矣又幸不以若火鎡錤（上音茲下音其鋤也）方成衣食而日日意錢顧乃家財充若費乎我卒若必不如此月傭推辱為母也四子俯伏母盡以緣身衣被釵釧與昭美令葬其母赦其傭免之昭美歸悉以營葬泰母祔焉

又計其祥禫所貴市之餘金復齎還酒媼其妻欲止之
奚不留為給家財盡復為傭兒乎昭美怒欲出其妻其
兄深勸止之然雖同室終不面焉妻亦悔過發憤而卒
又曰孟元方字宏規東平鉅野人八歲聰悟過人父友
南陽鄧恪來省會其父出遊鄰縣母命元方接對恪見
群犬互噪戲元方曰郎子姓孟近犬必猛為余叱之元
方曰尊容之前不叱狗恪曰小兒解書語元方曰鄧老
樹村中来真田舍則不知書恪大慙後至父来謂之曰

為孺子所辱賴無人見元方應曰子見父知其無人乎年十八明經擢第父母相次而卒元方五十日未嘗有笑容唯以讀書為業頌詩至蓼莪篇必哀咽號咷情慕不已則必徑往塚所抱樹而哭或日暮則止栖栢庭亦無恐懼之色會昌末有盜發其塚而元方在河内夜夢告之往到鉅野修奉畢捕其盜手殺以祭而鄉里以為元方殺人鉅野令收捕之搒（音彭又甫孟反）掠無一辭盜塚家愈稱寃移獄及郡將按致其罪會賊家鬻物於市為他

塚家所識又擒其弟焉太守然後知元方無罪赦之而責其令或問元方何不時自明元方曰手殺人何故自明後終于家

又曰毛標字表元宣城溧水人少八歲穎悟異於衆子日誦五百言母鍾氏連年病疾標日夜祇奉諸兄悉寢唯標在母床側隨呻吟之聲至於枕前衣不解帶蓬頭垢面蟣虱盈身曾不搔視親戚大嗟異迎名醫嚴顒與母診脉才言不濟標號哭頓地顒佯言可救郎子善祇

奉顒退而言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親疾不可救天道奚處嗟歎良久翌日母終標伏母床號泣不食三日家人倉卒之際遺燭致焚舉家出辟火唯標抱其柩涕泣火為之飛去鄰舍柩得免莫不異之將葬標羸瘠杖不能起扶持方行猶蹈雪跣步四十里太守命縣宰就視致粟帛給遺及標病革誡其子貞曰吾以家門修飾遂及於此吾生無益於人死固不害於人唯宜薄葬止於周身貞奉其教行之鄉里稱焉

又曰夏侯佩字儀王譙郡人三歲而孤養於世母崔氏九歲孝謹過人同祖兄弟皆虧失於崔崔撫佩歎息而泣曰若三歲喪母而我養汝若孝於我過於我生諸曹百歲後若善為我殯焉佩涕泣不勝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問母封樹崔引至其城佩慟哭而絶崔遽救之抱而歸再慟猶謂在塚畔年十九歲崔亡若喪其母崔氏數子皆不終喪制飲酒食肉而佩最孤幼羣兄咸惡之或夜相聚拘持佩灑以酒啗以肉佩入而復吐數

四犨兒笑以為樂佩涕泣不自勝皆曰僧兒强而復吐猶為悲佩曰誠感鞠育之恩得遂庶幾終天之報所以不覺沾襟因大哭犨兒忍人也皆為之流涕每蒸嘗之禮於世母神坐别致敬焉年二十有五卒于家里人謂其封為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黌音横中父老謂之聦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

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令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不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詈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弟其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終其二子已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貍羅列散於廬左

右廻旋不去者三年時人以操在野禽獸為之衛侍非
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冢
盡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為臨涣縣尉毗佐以寛
仁吏民至今稱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所處不敢寧居
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席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
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若無大
噱咄責之音同僚服之操每旦具冠帶縉紳讀孝經一
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哀

感之心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賢

又曰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見此處師貞夢中大哭既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象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然後食時人語曰孝於何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師貞朝夕

膳食非手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為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時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歘然起號曰是夜食之不精羞果餅生之所致明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差師貞衣不觧結日一食為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見其母曰胡王使者羗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間除筵之日與師貞啁啾翅狀若號咷躃踊

久乃去

續定命録曰賈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勁直聞為鄆帥以縻郡職劉悟薦東平之强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太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岑然覺毒浴五内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

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脈其陛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六濃汲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遠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降除嘉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禄養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禄不過鍾釜猶欣欣而喜者非為多也樂其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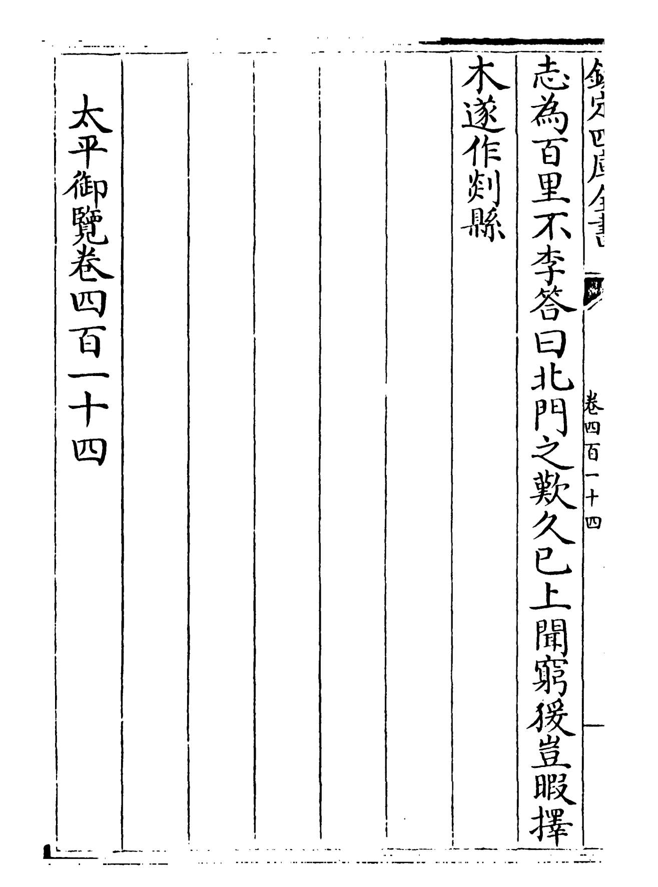
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

後漢書曰廬江毛義有孝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義捧檄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斯盖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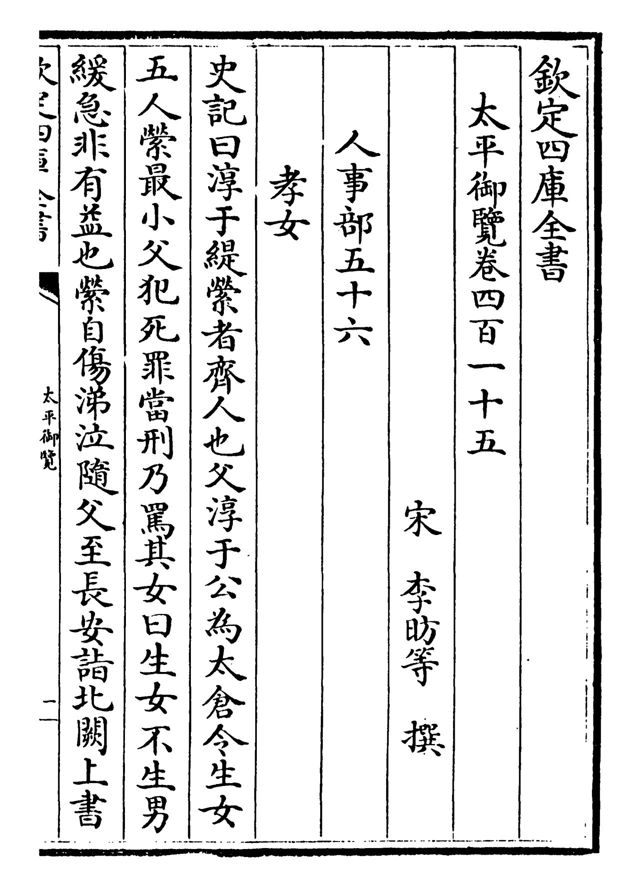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

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黄恭廣記曰南吴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
十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為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
母詔聽除甫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為准率減交趾茂才
皆為四品也
晉書羅企生字宗伯多才藝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貧親
老求補臨汝令
世説曰李宏度甞歎不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為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猨豈暇擇
木遂作剡縣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六

孝女

史記曰淳于緹縈者齊人也父淳于公為太倉令生女五人縈最小父犯死罪當刑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縈自傷涕泣隨父至長安詣北闕上書

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㢘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没為官奴以贖父之刑使得自新漢文帝憐悲其意原其父罪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于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經服罪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

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塚天立大雨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剪髮夫人年高目瞑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楚王偉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先君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繇等執黄旛撾登聞鼓上言

又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又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饑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取為婦長女自傷犖獨誓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

營殯葬為菴舍屋墓側

又曰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唐書曰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遂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至以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

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又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踴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又曰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没繼母尋亦卒

乃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並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時父沒遼西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又曰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元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

仁成童思其報復乃候元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賈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泣無限及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

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門賜以粟帛

顔氏家訓曰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鳶蓆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胗脉云女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宣州圖經曰宛陵管氏女名瑶年十七與母同寢母為

虎所負去瑶哀呌隨之因囓虎耳墮方捨其母瑶即負母歸家氣絶武帝表其門以旌孝行

王韶之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女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以託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奉十餘年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姑女告青害殺縣收拷捶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曰乞樹長竿繋白幡

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緣旛竿上天

宋躬孝子傳曰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亡在殯為災火所燒恩及妻桓號哭赴火火及不去隣近救助棺器得免恩桓二人髮膚燋烈須史俱死元嘉四年牓門曰孝蠲役三世

師覺授孝子傳曰北宫氏女嬰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父母老遂撤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不相率以孝請女為趙王后齊使侯問使者曰北

宫氏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

異苑曰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因穫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貸穀旌其門閭焉

列女傳曰陳寡孝婦者陳之寡婦人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從戍屬孝婦曰我有老母吾不還汝肯善

視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婦養姑不衰父母將嫁之孝婦曰受人之托豈可棄哉因欲自殺父母懼不敢嫁之養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

列女後傳曰珠崖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女名初生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係臂及令死當送喪還法內珠於匳入關者死繼母棄之其子男九歲取之置其母鏡匳中皆不知也及關關候搜索得珠匳中吏曰誰當坐者初謂是其繼母取之乃白曰君

不幸夫人解係臂棄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母亦謂實然憐之乃曰此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之心不忍棄而置鏡奩中妾當坐因皆哭哀動傍人闗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闗候垂涕終日不能忍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可坐之不忍加文後訪訊乃九歳男兒内焉

又曰酒泉龎孝娟者趙君安之女也名娥親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而娥親兄弟三人一時病亡壽乃喜而自

賀以為莫已報也娥親聞之隂思欲以報壽備兵以伺
壽十數年於縣門前斫殺壽訖詣縣自首守長義之解
印綬去欲從娥親娥親曰讎怨殺身妾之分治獄制罪
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太常張奐
聞嘉之禮以束帛
又曰潁川公孫何者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
走得免何與母俱亡母先得讎人甚悅爭欲取心何便
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戮

以塞忍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為巫五月五日於縣泝江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歲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改葬娥於道傍為立碑焉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雄者犍為人父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

雄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二人並數歲乃各為作囊盛珠環以係兒臂數為訣别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長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鄒西注濟或云濟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室内事具水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命過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其女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賤妾請有道於相國妾聞明君不為禽獸傷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狐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明日早朝而復於君公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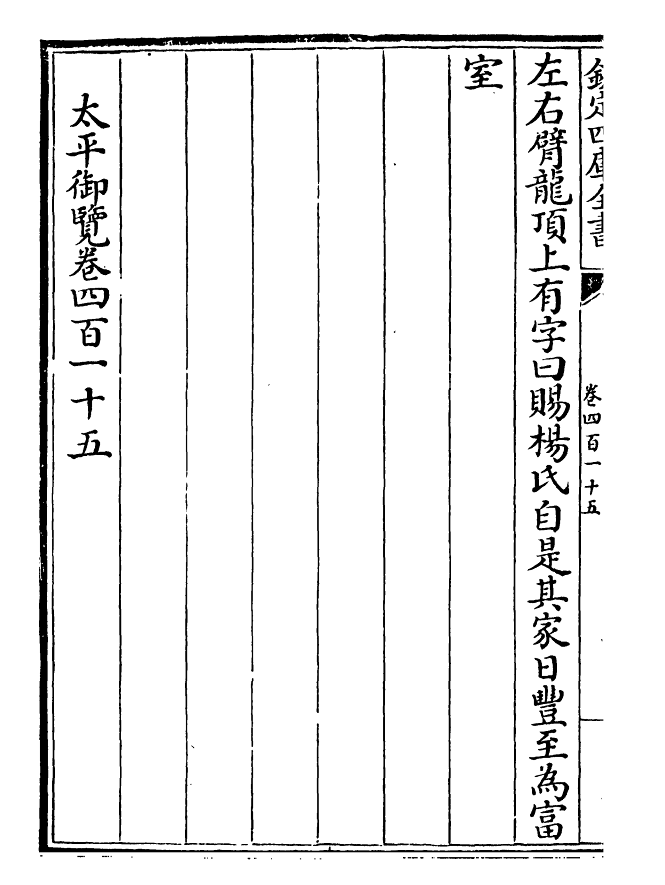
紀聞曰吳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會阜之巔林木秀茂周廻十里土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

日薦蘋藻娥父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鑪竭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十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屐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

歙州圖經曰章項歙縣合陽鄉人也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藥程為暴虎銜齧去二女宛叫挽其衣裙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户税改鄉為孝女

宣室志曰鄭邯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予其傭耕侍疾吾欲徧於邑里訪之庶叱於解叔謙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

道傍莽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遺此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室廬殷殷不斷若在簷宇里人驚愕適去者不可勝記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終為郡人所遺今天將譴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黙於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黙不可辨既而楊氏覺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遶其


左右臂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為富室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五

#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 人事部五十七

### 友悌

周禮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毛詩葛屨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

又鹿鳴常棣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常棣之華鄂不

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得華之光明其貌韡韡然盛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邶栢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而生壽及朔朔與其母訴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彼何罪焉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也

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爾雅曰善兄弟為友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琳請

自縛先季死賊憐而放遣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之疑後掩伺見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為諸生分禄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跪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絶令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己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禮信仁孝友于兄弟弟育為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

嗣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恥門戶斷絶自分代育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酖而之縣令省記怛然驚感

司馬彪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刋章下州郡召捕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儉少之不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兄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乎因留舍藏

之後事洩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著名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性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焉

又曰鍾皓字季明頴川長社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髙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中有癰潰膿血苗含去之

晉中興書曰顔含字宏都琅琊人含次嫂樊氏老而失明含奉養必束帶躬親嘗省嫂病困須得蚺虵膽為藥而求不能得乎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章授含含開視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鴻飛去得膽藥成嫂

病即愈

又曰鄧攸字伯道為石勒參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陳瑕平陽馬恬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負妻子入草中又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今當步走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婦乃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上郡王雋字玄英有幹藝之稱雋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

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

又前燕録曰有司奏中山浦陰民劉洛縣差充征弟興私代背軍逃歸縣以本名捕斬興詣郡自列稱逃是興身請代洛死洛又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暐曰洛應征輙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

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録曰有司奏沙門僧知夜入臨淄人泠平舍淫其寡㛮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後秦録曰姚襄與李歷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後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

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後周書曰裴寛字長寛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並知名親没撫諸弟以篤孝聞滎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寛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

梁書曰張宏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書曰張嘉貞為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佑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佑為忻州刺史

又曰東郡末平梁宋閒羣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李瀾守蘄縣力屈為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澥詣盜請代兄死又瀾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為盜所害

又曰杜佑子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又曰白居易弟行簡字知退文筆有兄風詞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元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譏元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

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後

又譏之侯怒令元自殺元投遼水大魚負之元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

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况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為雍和矣

宋躬孝子傳曰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臨亡以小兒薩

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伍薩求代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遣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聞詔牓門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增詣弟封秩

列女傳曰會稽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也名軍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請智者為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經縣門官嘉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不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若皆赦之是縱有罪若皆殺之是誅無辜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少子相曰少子人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其子

又曰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

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弟遂自經死

海内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清高亮直讓財十萬與二弟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同時依止

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别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應時歛血餘皆流去

汝南先賢傳曰繆肜字豫公邵陽人兄弟四人各求分異至有爭訟之言肜㸃閉户自撻大自罵曰繆肜汝脩身謹行將齊整風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之和恊耶鞭兩髀皆瘡於是諸姉及弟叩頭自責不復分矣

張瑩漢南記曰隂慶為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為郎慶

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弟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

俱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脩易論語大義畧舉質性

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

讓就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江徵陳留志曰李銓平丘人也少聰慧有至行銓兄前

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

已衣服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

不得有偏及長銓内匡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郡族所稱

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儋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充請呼諸隣里室家相對前跪觸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顧延之庭誥曰將責弟悌務念為友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六